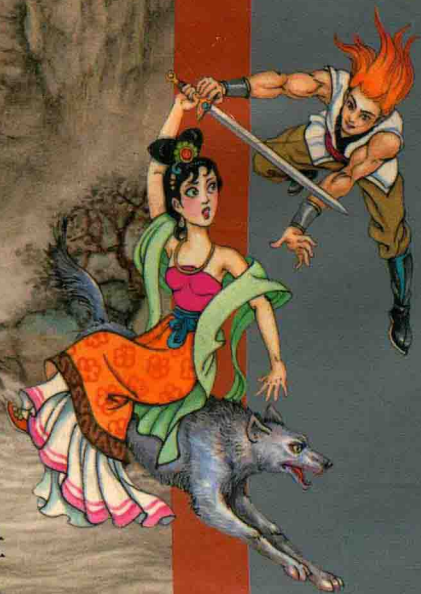


怪客魔侠

魔妓系列之三

欧阳青云作品集

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怪客魔侠

欧阳青云 著

(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志刚
封面设计：田 斌
永 生

中国·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欧阳青云作品集

怪客魔侠

欧阳青云 著

目 录

三

第四十六章	还头结怨	(581)
第四十七章	命途多舛	(606)
第四十八章	青城会战	(621)
第四十九章	三阵赌命	(635)
第五十章	泉主之泪	(652)
第五十一章	封掌拜师	(668)
第五十二章	生死红叶	(684)
第五十三章	百年女徒	(698)
第五十四章	黄叶秋风	(714)
第五十五章	野凤求凰	(729)
第五十六章	雪地藏麟	(742)

第五十七章	神明教徒	(752)
第五十八章	无名毒士	(775)
第五十九章	川西道士	(791)
第六十章	衡山绝招	(807)
第六十一章	雾谷黑棺	(821)
第六十二章	铁卜神算	(836)
第六十三章	乌风四起	(852)

第四十六章 还头结怨

林独再一探手，“嘶”的又撕下一块红云神鞭的长衫一摆，把头卢包住，这才一挥手，说道：

“傅人麟走吧！傅人麟眼看自己爹爹的无头卢被林得拧去，当时一阵昏眩，怒火直冒三千丈，哑声一阵狂吼，忽将手中抱着的头爹爹朝林独掷去，同时双手一张，就像一个疯婆般向林独扑抓而去。

林独一闪身让开，说道：

“傅人麟，你要知道你爹爹用诡计刺杀青龙刀徐镖头，他的四徒黄珀正一心想复师父之仇，你爹爹这颗头正好送去叫他死心，你这样发疯一般干什么呢？我要不是为你妹妹一句话，恐怕此刻也是我掌下游魂了。

傅人麟这时已失神志，那会听他这些话，仍然是指抓俱至，毫无招法的乱抓乱踢的朝林独扑去。

林独连闪几闪，简直把他没有办法，可是一转念不觉得自己

也有些失笑起来，回头对李老儿道：

“他疯了更好，师伯、我们走吧！”

李老儿微一颌首，脚下微点窜入林中，林独接踵而至。

傅人麟也大嚷大叫扑至林边，见林独已去，神志模糊之中，突然说道：

“林独，你走得了？起了和尚，可逃不了尼姑，除非你不再到李小艺那里去了。”

林独听得这话猛然心中一动，忙对李老儿道：

“师伯，你听他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

李老儿一想，说想：

“莫非铁木与赤龙那两人老鬼对艺儿两人有甚不杀之处？”

林独听得也未深想，急道：

“那快赶回去吧，她两人可非两个老鬼的敌手呢？”

说罢一扭身，首先奔向庄上，刚刚到得庄中，突见两条黑影电射而来，林独与李老儿连忙一闪身隐在暗处，便见一壮一瘦两人，正是赤龙盗与铁木大师飞纵而过，这才放心，舒了一口气。

待两人去远，一纵登上瓦顶，再接连几跃已至李小艺家中，两人来至门前，只见门大开，不觉十分怀疑，林独首先一跃穿窗自入，内外两间找遍那有牧羊玉女和李小艺影子呢？

这时李老儿也已到来，看着林独那种焦急的情形，不禁也愕然怔住道：

“她两人到那里去了呢？”

林独摇摇头，忽然将红云神鞭一颗头卢塞在李老儿手中，匆匆道：

“师伯在此地稍候，我去去就来，这事定有蹊跷。”

说罢也未待李老儿答话，嗖的一声纵出，脚未沾地，凌空一个翻身，朝红云神鞭所筑新宅飞奔而去，奔到红云神鞭宅外，忽见龙掌李廉波伤重躺在那里，也无心察看，顺手在腰间解下药绳，咬下一节，往李廉波嘴中一塞，人又纵起跃向红云神鞭宅内。他的速度快得惊人，顷刻之间已走遍全宅，可是除了一些红云神鞭的内眷，那有牧羊玉女与李小艺的影子呢？”

林独焦急异常，又奔出宅外，便在虾蟆山上飞纵起来，他目光如电，当奔回后庄际，隐隐看着掌毙红云神鞭之地，正有一黑影蹲在当地，低低哭泣，林独心中暗道：

“这是谁呢？要说是傅人麟，可又不像。”

他提聚一口真气，脚下加劲赶去，那人却甚是警觉，微闻身后衣袂飘风之声，忽地一跃而起，纵向侧面林中。

就在那人跃起之时，林独距离不过十丈左右，早看清那人长发披肩，分明是个女人，不觉转念间，忽地脱口叫声道：

“人翠姐，你别走呀！”

跟着也穿入林中，但那人既不愿见你，在这一片树林之中，让林独功夫再高，他找不着她。

林独又在林中叫了几声，不听回应，不觉自方自语道：

“人翠姐，我没有办法才杀你爹爹，不过，我总算遵照你的话去做，我没有杀少麟兄，而且我无论何时也不会杀他。”

他这样一面说着，一面便想离去回到李小艺家，就在此时，蓦地一声冷笑起自左侧，林独急转头望去，只见从一株合抱大树后：转出了赤龙盗与铁木大师两人。

林独一心要会见牧羊玉女与李小艺，无心与两人相斗，他仍朝林外走去，并未停下。

赤龙盗根本未会过林独，铁木大师也只在双莲寺内见人伏在牛角之间，似已受伤，那知他的厉害。

赤龙盗见林独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理也不理，猛然抢上几步，拦在林独前面，喝道：

“杀我首徒的就是你么？你就叫做林独么？为何见着咱二人还不俯首纳命呢？”

林独摇摇头，道：

“今晚我不愿再伤人了，别再来惹我，红云神鞭是害我爹爹的正凶，照理说你两人也是害我爹爹的仇人，我同样可以毙了你们，不过我看你们还是走远些，要打也要过九天后，我们到青城第一峰上打去。”

他说着摇摇头又往林外缓缓而行。赤龙盗见林独行径不像是江湖中人样子，而且赤龙盗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人物，林独竟把他视若无睹，他不仅并未生气，反哈哈大笑起来，转头对铁木大师笑道：

“师叔，你看这小子分明是初出道的雏儿，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要是换了别人，那有这么轻松的，恐怕早跪地求饶了。”

铁木大师闻言，也仔细地盯了林独一眼，半晌摇摇头道：

“这小子看来有些蹊跷，赤龙师侄大意不得，我看你还是问清他之师门再说。”

林独这时早已不耐，突然不声喝问道：

“喂，你到底让不让开，要逼我出手，你可是后悔不及了。”

赤龙盗又哈哈大笑道：

“林独，你杀我首徒，要走可是比登天还难，不过我问你，你的师父是谁呢？竟教出你这样一个大胆的徒儿来了呢？”

林独这时是的确不想再出手伤人了，闻言默然一笑，道：

“我要走随时可走，你阻我不住的，要问我的师父，我没有师父，玉耕神耕李桑只不过是我的师伯。”

赤龙盗听得怔了一怔，随又大笑，道：

“我赤龙僧活支这么一把年纪，就没听过只有师伯而没有师父的，林独，我看你不如说清楚些，可有一线生望。”

“林独仍是摇摇头，望了赤龙盗一眼，突然气道：

“赤龙老贼，你还以为我当真不认识你么？你再要阻我，立刻我便要你吃足苦头。”

赤龙盗听林独叫出他之名号，反而吃了一惊，老知道自己估计有错，提神戒备之下，蓦地退后二步。林独又继续道：

“赤龙才贼，你别以为廿年前江湖之中对你闻名丧胆，可是你在我林独眼中，只不过是区区小贼，我座下青牛，连你师叔铁木老鬼都打不过，你还够格与我动手吗？”

赤龙盗对于青牛大闹江湖，并在双莲寺大呈威风之事，岂仅风闻其事，而且是深受其害，这一听青牛竟是林独的坐骑，那有不惊之理。

不过他终是江湖成名人物，那会听了就信，这是他暗暗运气，打算一举而歼毙林独。林独早已看在眼里，微笑道：

“赤龙老贼，你真要打吗？你就不能等在青城第一峰上再较量吗？”

赤龙盗早已运足十成真力，正要出手，铁木大师忽然阻止道：

“赤龙师侄，且饶过他一时也罢，既然知道他是李桑之师侄，还的他逃了不成。”

接着他又对林独道：

“小子青城之约本是李桑主其事，他既约你去，少不了总要你得到教训。小子你走吧！”

其实铁木大师自在双莲寺青年破他十指黑气毒气时，他就十分怀疑是伏在件角上林独暗中施的手脚，始终对他存着几分戒心，这时见他早知赤龙盗之名，而又能若无其事的样子，自然能想到他是有所恃，决非身处险境，故作缓敌之计，因此想到敌暗我明，还是暂不出手，待确实弄清林独来路之后再说，故有阻止赤龙盗之举。

林独闻言笑了笑，双手一摊望着赤龙盗说道：

“我说是吧，还是你师步识时务些，现在我又问你一声，你师父锁骨魔鞭到那动了呢？为何不一并请他到青城来呢？我还有笔帐要与他算算。”

赤龙盗怒目圆睁，喝道：

“我师叔叫你走，你就快些走，还在这里晓甚舌根呢？”

林独又耸耸肩，笑道：

“你不告诉我罢，反正只要他不死去，总有一天我要叫他与你的师叔侄两人同时毙命荒山。”

说着他陡地脸色一变，暴喝道：

“铁木，赤龙你两个老贼听清了，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们还是早作打算。”

话音一落，铁木大师与赤龙盗只见青影一闪，倏失林独所在，两人同时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

正在心下暗惊，面面相觑之险，倏又见庄上飞来一人，奔至铁林大师与赤龙盗跟前，忽地跪伏在地，连连磕头，哀声泣道：

“麟儿叩见师太步师祖，求师太叔，师祖助麟儿为父复那

血海之仇！”

说罢头首触地，连叩不止。赤龙盗看着微微皱眉，上前一步，将傅人麟带起，道：

“麟儿休得如此，我与你师太叔自然要设法为你父亲报仇，不过……”

他说至此，忽然一顿，回头目注铁木大师，欲言又止。铁木大师见他如此神色，早猜着他心中之意念，肃然说道：

“赤龙师侄，是否有心要见你师父，请他主持此事呢？”

赤龙盗微微点了点头，也庄言答道：

“师侄刚见林独那小子去时身法，非仅身法快得出奇，且声息全无，如非内功修为极高，决难有此轻功，方知端阳青城之会，当非易与，故有此念，尚须师侄作主。”

铁木大师闻言微微颌首，在他那张瘦黑如柴的削脸上，轻掠上一些难色，沉吟片刻，说道：

“以我看来，林独小子此时之功力，与当年湖海双侠这一华嵩较之，只有遇之而无不及，当年华嵩寻上哀牢，七指头陀，我与你师父三人联手尚感吃力，今日对这小子最好也慎重为是，请你师父下山故属必要，不过他坐关七年，修那“九阴章子罗汉真经”，是否出关尚不得而知，且七年来他性情变得怎样也无从知晓，你去见他，他是否就会下山也毫无把握。”

赤龙盗听了也深以为然，答道：

“师叔之言甚是！不过以师侄之想法，这次赴雪山之邀请师父下山，并非师侄亲往，而要麟儿亲身前往，一面可锻炼他心志，试试他是否可造这材，二来也要碰碰他的机缘，说不定师父垂青于他，那他就造化不小了。”

铁木大师两只赤眼翻得一翻，说道：

“好吧，你就叫他去吧，不过就却是相当冒险的行径，你先对他说明白吧！”

赤龙盗点点头，这才对傅人麟道：

“麟儿你仔细听着，我知你报仇心切，不过师祖也不打诳话，林独之功力，实在深不可测，联我与你师太叔的功夫，尚无必胜之把握。好在青城之会有刀日之期，而此地又毗邻雪山，我就看你跑一趟雪山阴寒风洞，去请你师太下山主持此次青城之战，你有这种勇气吗？”

傅人麟听了毫不犹豫，满口答应，赤龙盗突然脸孔一肃，正色道：

“麟儿，你可不要自信太高，告诉你雪山山阴万年冰封，虽至此时将是盛夏之时，那里也是积雪如常，寒冷刺骨，且寒风洞尤其阴僻，经年不见阳光，更无路攀登，全凭自身轻功踏雪而往，而一时大意，常好好想清此再作定论吧！”

傅人麟听得那么厉害，立时心有畏意，铁木大师在一旁也紧盯着他，他是何等样人，傅人麟微现惧色，立被他看出，不觉微哼半声，正想鄙夷地说上傅人麟几句。傅人麟即是机诈百出的红云神鞭之后，自也机警异常，闻声心中一震，倏地大声道：

“麟儿就是埋骨雪层，受那刺骨寒冻这苦，也要早冒命前往，一谒师太，麟儿心意已决，就请师祖交下信物，五更前麟和便动程前往。”

铁木大师与赤龙盗这才同时哈哈大笑，赤龙盗忽在怀中掏出一根红铜精制的小如尾指的红蛇信符交给傅人麟；铁木大师也赠了他两枚丹丸。

傅少麟接过信符丹丸，又跪地叩了几个头，这才起身朝庄

上飞奔，自去准备启程往雪山阴寒风洞之应用之物了。

暂丢下傅少麟单身赶奔雪山之话不说，且说林独离了铁木大师与赤龙盗，连忙赶回李小艺家中，李小艺与牧羊玉女早已回来了，林独开口便问道：

“艺姐婉妹！你刚才到那里去了呀！”

可是他突然发现李小艺这时神情十分沮丧，黯然坐着默之着声，不觉一怔，心想可能是丧母之痛使她如此，连忙上前请罪道：

“艺姐，弟弟自将伯母之不幸隐瞒，迟迟不告诉艺姐是不对的，但事情已过去了，艺姐就不能原谅弟弟吗？”

李小艺眼皮微张看了林独一下，从她的眼神中林独看出真有万种柔情，而同时也蕴藏着无限的哀怨，她全身微微一阵颤悚，幽幽说道：

“弟弟，我告诉过你不怪你的，别老提起这件事，现在我与一般，此生此长的衣霞山庄，再也没有份了！”

林独听后不觉奇道：

“艺姐怎如此说法呢？纵然伯母去世，但诸位叔亲人仍多，艺姐怎会有这种想法呢？”

李小艺轻喟一声，答道：

“弟弟你不知道的，连人翠都不理我了，衣霞山庄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刚才我与婉妹就是去追她，谁知她竟不见人，后来回到此地见师父拿着庄主的人头，才知她也是因杀之恨而起！衣霞山庄除娘外，她是我唯一好友，如今她这样，我……”

李小艺竟未把话说完，眼泪立时涔涔而下。林独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略一沉吟，心中揣摸傅人翠之行踪，并从头

到尾想过一阵,猜测她对自己三个要求的用意,不觉恍然而悟,喃喃道:

“她竟也有此细微之心思,几乎事已前知了,可惜她之父兄为何又没有她那种正道的想法,而走上歧途呢?”

梦独只在喃喃自语,不知何事,奇怪的对他望望,林独忽然一声长叹道:

李小艺说,人翠姐不会恨你的,而且如我想得不错,今日她爹爹之死,也早在她意料之内,可能是最伤心最可怜的人了!”

他将在巫峡擒傅少麟勒逼红云神鞭交手,并用刑逼问傅少麟对自己爹爹之死的原因,正巧是傅人翠赶到,放了傅少,永远不要找她。林独说完,叹道:

我以为人翠姐一直在暗中跟随我,不过自今日后,她恐怕就要远走高飞了,艺姐就是要找她,也像大海捞针,枉费心机而已!”

李小艺听了半晌不作声,只是眼泪像断线般汨汨直流,过了约莫半盏热茶之久,这才迸出一声:

这时牧羊玉女见李小艺那个伤心的模样,连忙对她柔声劝慰着,林独也强装笑容说道:

“艺姐别那么悲伤了吧,我想只要人翠姐不寻短见,仍留世上,总有再相见之日!”

李老儿最看不惯这种儿女柔情,一板正经的说那柔声之话,因此他坐在一旁,直是发楞。

过了一刻,李小艺经牧羊玉女劝慰,芳心稍安,这进已是四更过后,蓦地衣霞庄西侧传来一片哭声,这哭声呼天唤地,哀痛至极!

李小艺一惊站起道：

“这哭喊之声是从傅家传来，难道又出了何意外之事？”

李老儿生性磊落，不愿听闻这种妇人哭喊之事，立时说道：

“艺儿婉儿你两人去看看出了何事，我与师侄留此稍事休息。

李小艺与牧羊玉女应声正要出门，屋外倏有一蓬火光亮起，映在窗间，接着火光一蓬蓬多了起来，分明是有众多之人打着火把，而且那火光竟渐渐向这边移来，几人只觉得莫名奇妙，正感诧异之际，那派火光已至屋外，同时听得屋外之人同声欢呼起来，人群中扬溢着叫声，道：

“傅硕山被杀了，干得好，他不配做我们的庄主，林独，小艺！你们在家吧，出来呀！林独！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呢？”

又有人道：“

“明天咱们衣霞山庄开场比武选新庄主，林独，小艺！你两人一定要打败姓傅的。”

林独与李小艺两人听了同时心中震，两人各有各的想法：林独心想自己是庄上被逐之人，怎能参与比武选庄主？李小艺却心想，傅李两族自在是虾蟆山居住以来，却从未有过女庄主。

林独立问向李小艺道：

“艺姐，此地应以你为主，而且今日领着他们去找傅硕山的也是你，你应出去招呼他们才对。”

李小艺点点头，白天她领人索战是出于丧母之痛的一时激动，这时平静下来，她显得有些紧张，道：

“独弟弟，我们一起出去！”